



那束给老师的野花

□孔祥富

新学期,学校来了一位新老师。白衬衫,牛仔裤,马尾辫,眉眼间还带着学生气。一年级的“小豆包”歪着头问:“老师,你这么年轻,为什么叫‘老’师呢?”孩子天真的一问,倒把大人问住了——老师这个称谓里的“老”字,究竟老在何处?

甲骨文中的“老”,是一位长发覆额、弯腰拄杖的长者。几千年前,或许他就这样以

去年教师节前一天,商店摆出花束,裹着玻璃纸,几个孩子围在摊前。我站路边看了一会儿。

我们上学那时候,没有教师节,可打心底敬重老师。不然,一个寻常放学的傍晚,我怎敢随手掐几枝带着湿泥的野花,悄悄插进老师桌上的墨水瓶!

那年秋天我犯浑,打架,没完成作业,还骗老师说功课早已写完。三桩错事摆在一起,站在办公室门口,腿肚子直打颤。崔老师示意我进去。他没有打我,也没有厉声训斥,只是轻声告诉我,打人不对,不写作业、说谎更不行。又提起我二叔孔凡喜,打鬼子牺牲,走的时候才虚岁二十。

他把蘸水笔轻轻搁回墨水瓶,笔杆斜斜倚在瓶口,偏过头,沉默片刻,看向我,只叮嘱一句:“好好读书,好好表现。”

放了学去地里割草,田埂上的野花开得热热闹闹。我随手掐了几枝,沾着泥。第二天早晨,趁办公室人少,我屏住呼吸溜进去,把那几枝野花悄悄插进桌角上着的墨水瓶,转身便跑,心扑通扑通跳。崔老师没有多问,只是默默往瓶里添了清水。

那年冬天,徐庄放露天电影。开场之前,幻灯幕布打出三好学生名单,上边有我的名字。我一下子从板凳上弹起来,欢喜从脚底直冲头顶。四下转头,在人群里来回张望,却没有看见崔老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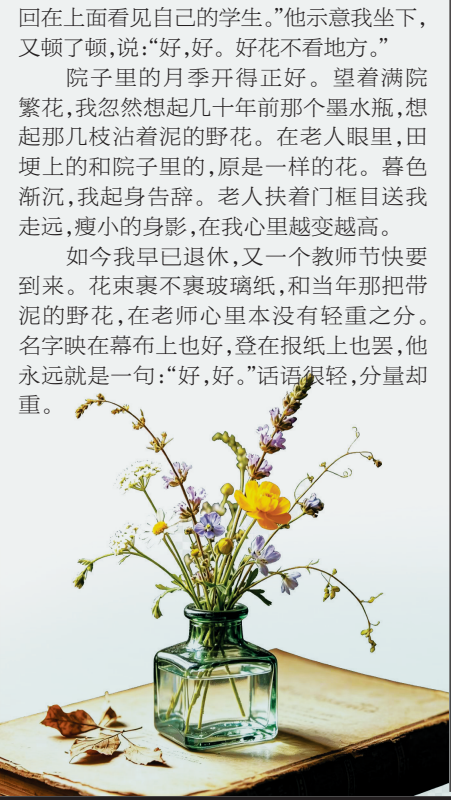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天一早,我跑进办公室,窗台上的野花早已枯了。我大声喊:老师,我的名字上电影啦!他放下笔,笑着说,我知道。那场电影他并没有到场,我心里明白。

后来我当上了民办教师。站上讲台的第一年,在学校棉田边上,看见地头遍地野花,我不由自主地采了一束,找个旧墨水瓶盛上水,摆到自己办公桌的一角。那一刻我才慢慢懂得,当初崔老师往瓶里添水,哪里是稀罕那几枝野花,他是看见了一个窘迫的少年,悄悄攥紧了想要上进的心劲。

日子像田埂上的野草,一茬接着一茬。后来我离开讲台,到公社机关工作。办公室窗台上搁着一只粗陶盆,里头栽的是从田埂上挖回来的野花,紫白相间的小朵,枯了又发。后来有人仗着家世上门施压,非要我违规盖章。来人一抬桌子,盆花微微一颤,几片干花瓣被震落。二叔的身影、老师的叮嘱,一齐浮上心头。那次,我没有盖章。

临内退之前,我获评菏泽市优秀共产党员,名字登在《菏泽日报》上。我捧着证书和报纸,去了崔老师家。老人坐在屋檐底下,身旁月季、海棠开得正旺。我目光扫过他膝头的报纸,第二版上我的名字,被他用红笔稳稳地圈了一圈。

他缓缓开口:“我看了一辈子报,头一回在上面看见自己的学生。”他示意我坐下,又顿了顿,说:“好,好。好花不看地方。”



“老”师有多老?

□田雪梅

杖叩地,将四时更替的奥秘、星斗运行的规律,一字一句讲给围坐的众人听。古人蓄发,不轻易剪去,因发丝牵连着光阴的年轮;腰身弯曲,是对大地的谦卑;那根手杖,支撑的不仅是身体,更是代代相传的火种。而“师”字,最初竟是军队的象形——小土丘旁,众兵驻扎,守卫一方安宁。后来,“师”从战场走入杏坛,从统帅变为典范。太师、少师,这些名字里带着“师”字的人,手中握的不再是戈矛,而是竹简与笔墨。他们守卫的,从一方疆土变成了人类精神的家园。这两个字,一个代表沉淀的岁月,一个指向守卫的姿态,合在一起,便是“老师”——一个用半生积蓄为年轻灵魂站岗的人。

小小小说

xiaoxiaoshuo

马超把课本塞进书包时,张老师正好走进教室。张老师手里拿着一摞作文本,红笔夹在耳后。

“昨天的作文,有些同学态度敷衍。”张老师的目光扫过教室,“特别是用AI生成的那几篇。”

马超缩了缩脖子。他昨晚用最新AI写了一篇《我的理想》,三秒钟生成,行文流畅,修辞华丽。

放学后他被叫到办公室。张老师把作文本推过来,一处红笔批注:“‘理想的星火’,这个词AI用得漂亮,但你知道火星溅到手上是什么感觉吗?”

马超盯着那些红字,感觉它们像小虫

长河浪花

changhelanghua

黄河,母亲——致老师

□张昌伦

一片娇嫩的树叶
啾啾噉叫着
跌了下来
您
猛地扑过去
用颤抖的手捡起来
贴在腮帮上
血
在您脸上划一条
伤痛
您也哭了
说
这是悲哀

定了良久
您龙卷风一般地激动了
您说
您是黄河
决不能让这片土地
干涸
要使这里每一张春天的脸
都能把油绿的甜蜜
述说

于是
您两道目光如梁
腾起喜庆的浪花
从此
在这片土地上
又漾起欢乐的
清波

深秋,金风拂过鲁西南乡间小院,丹桂飘香。八十岁的退休中学高级教师、定陶区优秀班主任刘善秀端坐藤椅之上,轻抚一沓泛黄旧照。四十年讲台耕耘,她一生清贫,却以一颗赤诚师心,护佑无数寒门学子走出乡野,奔赴山海,用平凡微光,照亮无数少年人生路。

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,刘善秀是马集中学毕业班班主任,月薪仅有四十二元,上有年迈双亲,下有三名年幼子女,一家六口度日拮据。可她始终心怀悲悯,待学生如子女,甘愿为寒门学子倾尽所有。

一九八四年盛夏中考,十五岁少年刘朝阳遭遇人生绝境。他天资聪颖,悟性极高,唯独年少俏皮,性情桀骜。中考考场内,监考老师反复驻足他桌前观望,少年一时冲动,在演草纸上写下气话:死妮子,再看我把你的眼珠子抠出来。此举惹怒监考老师,最终被县教育局裁定:取消成绩,三年内禁止参加中考。

在乡村,读书是少年跳出农门的唯一出路。三年禁考,足以毁掉一个孩子的一生。刘家父母四处求情无果,走投无路之际,带着刘朝阳登门求助刘善秀。

少年灰暗颓废的模样,家长泪眼婆娑的恳求,让刘善秀于心不忍。她深知,孩子只是年少莽撞,并非品行恶劣,一旦就此辍学,极易荒废终生。于是不顾同事劝阻与违规追责的风险,她毅然决定收留刘朝阳回校复读。

后来读韩愈《师说》,开篇便是“古之学者必有师”。通篇读下来,虽无一“老”字,却处处在辩“年之先后”——“吾师道也,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?”在唐人那里,“师”与年纪无关,而在于他所承载的“道”。彼时的“师”,已是“传道受业解惑”的代称。

我总想象,第一位被唤作“老师”的人,必是须发皆白。他或许住在山脚的草庐里,四方年轻人负笈而来,在青灯下听他讲诗书礼乐。山风拂过白须,学生们觉得单单一个“师”字,无法尽诉心中的敬意,便在前头加了一个“老”字。这固然是后人的诗意想象,但在正史文献中,“老师”作为固定尊称,迟至明代才见于翰林院。

红笔的温度

□魏世通

子一样爬满纸页,刺眼又多余。“老师,现在谁手写作文啊?”

张老师摘下眼镜:“下周一期末考试,必须手写。”

考试那天,马超咬着笔杆。AI可以生成完美的文字,但没法替他感受窗外的蝉鸣,没法替他回忆昨晚和父亲的争吵。他写了父亲,那个总在加班、总说他“就知道玩手机”的男人。写他凌晨回到家,在客厅沙发上睡着,手机屏幕还亮着——搜索记录里全是“高中生叛逆期如何沟通”。

交卷时,他看到张老师正在批改其他班的作业。红笔在她手里“跳舞”,在某个句子下面画波浪线,在旁边写“好”字。那个“好”写得很大,像要对全世界宣布。

第二天张老师没来。代课老师说,她急性肺炎住院了,批改作文到凌晨三点。马超考了全班最高分。作文本发下来,最后一页有张老师留的评语,字迹比平时潦草:“你终于知道,最好的文字永远从心里长出来。”红笔的印迹洇透纸背,像一朵永不凋谢的花。

他拿出手机,删掉了那个AI写作App。窗外夕阳正好,马超想起张老师说过,黄昏的光线最温柔,因为它知道黑暗即将来临,所以格外明亮。

走廊尽头,他看见一个熟悉的背影,耳朵上夹着红笔,慢慢消失在暮色里。



杏坛微光渡桃李

□万鲁岱

一周后,县教育局督查组专程到校问责,质问她为何违规收留禁考学生。为护住孩子,刘善秀从容开口,以一句善意谎言相护:“他是我亲弟弟,年少犯错过心生悔恨,在家极易误入歧途。我向组织保证,他已然痛改前非,来年必能考上县一中。”

一句担当之言,化解所有追责危机。此后,刘善秀耐心开导,悉心教导,磨平了少年的浮躁与傲气。刘朝阳感念师恩,昼夜苦读,潜心向学。次年中考,他以全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县一中,三年后顺利考入山东金融学校。毕业后他勤勉上进,深耕金融领域,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县級银行行长,终身感念恩师再造之恩。

如果说底护刘朝阳是无畏担当,那么倾尽家财资助徐明,便是刘善秀最动人的赤诚。

学生徐明成绩拔尖,前途可期,是全校公认的好苗子。可家中姊妹众多,家境贫寒,父母无力承担学费,执意让他辍学务农。看着少年求学无望的痛苦模样,刘善秀数次登门劝说,最终郑重许下承诺:“徐明以后的所有学费,全部由我承担。”此举感动得徐明跪地喊娘。

一句承诺,重逾千斤。为了兑现诺言,刘善秀压缩家中的所有开支。她省吃俭用,常年粗茶淡饭,布衣素衫,一家人难得吃上一次荤腥。为省下煤球钱,她支起地锅,天未破晓,便陪着母亲外出捡拾枯枝,搂收干草,以最朴素的方式,一点点挤出助学钱款。

数年辛劳坚守,徐明顺利考入西安交通大学。入学所需的一百元路费与书本学杂费,相当于她整整两个月的工资。她毫不迟疑,尽数拿出积蓄资助学生。这笔钱送出后,家中一贫如洗,甚至连炒菜的食盐都无力购买。

那日正午,刘善秀伫立在校门口,想向同事借一元钱买盐,却碍于师者体面难以开口。窘迫良久,幸得同事赠予一把食盐。一家人靠着这点盐和咸菜,清贫度日,硬生生撑过七天,直到工资发放。

老师的清贫与善意,全班学生看在眼里、记在心里。一次学校杀猪改善伙食,

古诗词里话「白露」

□黄红彦

白露,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说:“阴气渐重,露凝而白也。”这个时候太阳走到黄经一百六十五度,处暑那点余温渐渐散去,昼夜温差一天天拉开,夜露遇寒,凝成莹白的玉珠。古往今来,无数文人墨客把白露写进了诗篇。

元稹在《咏廿四气诗·白露八月节》中写道:“露沾蔬草白,天气转青高。”青草上覆着白露,天空澄澈辽远。露水一夜一夜地浸下去,秋意也跟着一层层地浓起来。草木收起了盛夏的张扬,飞鸟忙着藏食等冬来。荣枯交替,动静相宜。古人从白露时节里,悟出天地之间的变化,自有一份恬淡安宁。

白露最动人的光景,还是清晨那草木间的凝露。熬过整夏的暑热和处暑的余热,清晨推窗,稻禾篱上缀满剔透露珠,触手生凉,那份澄澈清爽,足以涤荡心底的烦闷。可清露月色之下,又藏着游子的乡愁——同一片白露秋光里,异乡人望月怀乡,半生漂泊的心事,都随寒凉露水浸上心头。杜甫一句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”,将白露的清寒与思乡的苍凉融在一起:露水今夜方白,而故乡的月色,却永远比别处更明。

李白《玉阶怨》:“玉阶生白露,夜久侵罗袜。却下水晶帘,玲珑望秋月。”玉石阶前白露丛生,宫女久立等候君王,露水浸透罗袜却不见人来。她回屋放下珠帘,仍隔帘凝望秋月,一腔孤寂幽怨尽寄于清冷月色与白露之中。白居易笔下的《凉夜有怀》:“清风吹枕席,白露湿衣裳。好是相亲夜,偏迟天气凉。”诗人孤身一人,长夜漫漫,更漏迟迟,清冷露水与秋风更衬托了他的孤单。

千百年前,诗人看见草木间的露、玉阶上的露,也在一轮秋月下想起故乡和故人。千百年后,节气依旧如期而至。

这时候,我最喜欢去郊外走走。天空阔朗疏淡,早已没了盛夏那种浓云压顶的声势,人的心也跟着轻快了几分。露水浸着秋山,溪水缓缓漫过青石,不经意间还能听到秋风穿过老蝉的残响。走累了,便找个地方坐下。抬头看青天,再低头看看脚边亮晶晶的露珠,忽然觉得,古人诗里的白露,其实就在眼前。

秋日有味是书香

□高贵华

华灯初上,清风徐来,白日的热烈几终敌不过夜晚的凉爽。这,便是秋日况味。我结束了一天的劳动,走进我的小屋,随手拿起一本季羡林的《人生何处不欢喜》展卷阅读,一缕书香顷刻沁入心脾。

在繁忙的劳动之余坚持阅读,是我多年的习惯。因此,我成为村民眼中的另类,大家常用别样的眼光看我:一是我不与他们一起蹲在村口侃大山,说说笑笑;二是我不与同龄人一块儿聚大餐,胡吃海喝;三是我有一个小型书屋,里面珍藏着几十年来收集的五千多本书籍。全村拥有如此众多藏书的,仅我一个。不少村民乍进我的书屋看到这么多书均是一惊,却没有一个人能安心坐下来看上片刻。有些老人见我没事就宅在家里不出门,整天写写画画,便私下里嘀咕:“这孩子是不是读书读傻了?”

其实世上每个人爱好皆不同。很多村民歇工之后喝杯小酒,刷刷短视频,放松一下身心,我能理解他们。而读书却是我的爱好,同他们喝酒、刷视频一样,只是休息方式不同,没有什么奇怪的。我坚持读书和搞文学创作,并非要当个作家,我只想做有一个文化素养的农民而已。

眼下秋意正浓,田野里,玉米金黄、棉花洁白、萝卜翠绿,正上演着成熟与希望的多幕剧。傍晚薄热退去,月到天中,水面风来,我的小屋里灯光柔和,书香弥漫。坐在书桌一边的我内心宁静,遍体清爽,沉涵书中,品人生秋味。

掌灯夜读,其乐无穷。窗内一片安静,书香氤氲;窗外秋风拂柳,秋虫弹唱。心在书中遨游,神随思绪飘荡,用书香浸润的生活是充实、踏实、真实的,

让我内心丰盈。在合上书页之际,我的思绪飘向远方,不由忆起儿时的读书故事。在秋色渐浓的日子里,我放学后经常去夏营河滩寻找一些柳苗。那是春天柳絮飞扬撒播的种子,经过夏季的萌发生长,此时大约有二尺来高。它们成片长在滩涂上,翠绿得可爱。这种柳苗割下后,扒去外皮,可以晒制成条编的原料。割柳苗,晒柳条,成为我购买课外书、满足读书愿望的途径——我常将晒干的柳条拿到集市上出售,所得之钱都买了连环画。

连环画是我小时候唯一能读到的课外书,里面藏着我的童年。同村的小朋友为了买到连环画,不断寻找挣钱的门路,有寻蝉蛻的,也有逮蝎子的,还有捉蚂蚁的。在我人生的秋季里,除了庄稼成熟香飘四溢,还有更多的书香故事在心头钩沉。

开学日就在秋季。开学第一课领新书是我最受激的时刻。新书发到手,我打开书页,把脸埋进去,用力呼吸新鲜的墨香。这个味道意味着新学期的开始,也意味着人生新的成长与历练。

放学回家,我见到父母从地里拉回一板车花生。母亲一边剥花生,一边问我:“今天上了什么课?”我便给母亲背诵:“天气凉了,树叶黄了。一片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。啊!秋天来了……”母亲听着我抑扬顿挫的朗读声,高兴得合不拢嘴。

我热爱读书,更喜欢在这个不冷不热的季节里与书“依偎”在一起。我捧起书本,或品读名家经典,或学习知识文化,在秋天里播种人生的希望。

秋日好读书,岁月不待人。此时此刻,秋韵盈怀,书香盈室,我独坐幽境,与书为伴,品味着饱满的秋味。



元我来出。通知书碎了,我帮你补办,你只管安心读书。”

随后她骑自行车奔波往返县一中,托人调取录取存根,补办入学手续,帮郑恩顺利踏入高中校园。背负恩师的厚爱与期许,郑恩潜心苦读,奋力拼搏,最终成功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。

大学毕业后,郑恩自主创业,艰苦打拼,终事业有成。功成名就后,他念念不忘师恩,专程返乡,提着数十万现金登门报恩,执意让老师收下作为养老费用。

面对重金,刘善秀淡然婉拒:“恩儿,我身为中学高级教师,退休薪资充裕,衣食无忧,养老无忧。当年帮你,是不愿辜负一个求学少年的梦想,从未想过要你的回报。”

郑恩执意劝说,含泪恳切说道:“老师再造之恩,此生难报。往后余生,您有任何需要,我必随叫随到。这一点心意您必须收下。”万般无奈,刘老师只好留下一万元。

三尺讲台存日月,一支粉笔写春秋。四十年杏坛耕耘,刘善秀身居乡野,平凡一生,无轰轰烈烈的功绩,无光鲜亮丽的荣誉。她以凡人之躯,怀大爱之心,不惧风险护送逾少年,甘守清贫助寒门学子,奔波劳碌圆求学梦想。

半生光阴,她用温柔、坚守与担当,点亮了无数乡村少年的前路,诠释了最纯粹、最动人的师者仁心。那些穿越岁月的微光,温暖了数十载光阴,也成就了无数学子的璀璨人生。